

袖珍典藏本

陈世旭散文

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世旭散文/陈世旭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707-2

I. 陈…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1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125 印张 84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高高的桦木岭
十八	绣金线的红围巾
三十四	雪球岛的故事
四十六	神话神聊
五十四	你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
六十七	真如寺记
九十四	跟严嵩开玩笑
一〇八	青藏手记
一八四	后记

高高的桦木岭

一九八〇年夏，我得到一次机会，沿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访问北疆戍边部队。

那一次，我们是在边防五连驻防的桦木岭。

桦木岭并不光是桦树。鱼鳞松、油松、杉松、柞树，色树、洋槐、刺槐、青桐、榛子，满山遍坡都是。所有的树都被灌木丛紧紧地包围着。在茂密的灌木丛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霸王鞭、野丁香、狗尾花、山芍药、野玫瑰、扫帚梅……连长一路指点着，领着我们顺着被年深月久的腐烂落叶弄得软绵绵的小路走着。我们是听说连长要下山接从关内来探亲的媳妇，特地要求跟他一起来的。穿过茂密

的、散发着浓郁的树脂和草莓香味的树林，穿过树木稀疏的、照进了点点阳光的林中空地，两边涌到路上来的、被露水淋得透湿的灌木和草棵子殷勤地拂着我们的裤腿和胳膊，像默默地、怯生生地爱抚一样。衣服被弄得湿漉漉的，带给人一种清凉的、甜丝丝的快感。背后没有人，迎面也没有人走过来。这座山岭是没有猎人也沒有伐木者的。除了边防连队之外，要是没有边境线上通常会有的某些神秘的不速之客，这片树林就只有我们几个人。

这里的鸟是不会被人惊动的。头上树桠上，这儿那儿站着野百灵、沙斑鸡、鹧鸪和山鸡。他们大大方方、满不在乎的站着。即使你对它们开枪，它们也只不过稍稍地、懒洋洋地飞一飞。有时候，铁雀和斑鸠会落到你很近的地方，然后又扑扑地飞起，它们拨起的风，直朝你脸上吹过来。柔顺的，毛茸茸的松鼠和灰兔就在你面前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有时候，它们会突然停下来，蹲在离你最近的树枝上和灌木丛中，睁大滴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你。所有的生灵都充分享受着作为这座山岭，这片树林的天然主人的特权，在这里，是不允许出

现除了战争之外的任何枪声的。因而，它们同边防连这群新的居民，相处的极为友好。

是的，桦木岭是一片处女地。在边防连队来到之前，脚下这条埋在树棵子里的小路也是不存在的。

远远的什么地方，好像有人在动情地唱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是幻觉。山谷里，只有风在沙沙地响，还有杜鹃、沙斑鸡和不甘寂寞的蝉在合唱。在这样的树林里走路，就像在彩色的，水声悦耳的溪水里游来游去的鱼。这种情况下，正是沉思默想的最好时刻。你会一再地回想起那些似乎遥远的，已经忘却的过去，脑子里充满了种种甜蜜的想像。渐渐地你会感到好像早就有过这种体验，要不就是作为一个和眼前的情景极为相似的梦……但是究竟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在一生中的哪个幸福时刻，你怎么也记不起来了。生活就像流水一样，淙淙地从你身边流过，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对它欠下一大笔债务。这些债务像过去了的时间一样。是无法偿还的。因此你能够想像到，如果它没有失去会是多么美好，那么你就会感到，这笔不能偿还的债务，有着多么

大的价值。

连长一路走一路跟我们说，他有整整两年没有见到媳妇了，并不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原因。这两年，边防工作抓得紧，连队干部除他外，都挺年轻。调干学习啦，轮训啦，再加上施工时莽里莽撞地蛮干，不是负伤就是闹病，弄得他总也找不到机会脱身。等修完了公路再说吧，等翻新了营房再说吧，等吧，等吧，边防建设难道有个完吗？事实上，也不是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只是他老觉得放心不下来：就这德性，一天半月我能离开吗？他知道自己媳妇。他对她绝对放得下心。她不是那种要把男人系在裤腰带上才能过日子的女人。这两年，她也没有工夫来，第一年，是因为他娘病了。早年落下的病根发作，一年半载好不利落，媳妇当然离不开。到了下半年，媳妇自己在头年来队的时候，竟然得下了的一个小子也生出来了，她当然不能把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扔给病病歪歪的婆婆，也难于千里迢迢地拖到边防线上来。因此，这两年，他们只好比往年来来往往地多写几封信，仅此而已。

是的，两年，多么漫长！

连长说得很动情，却突然打住了。他似乎意识到，不能让自己的思想受到冲击太厉害，他咬了咬嘴唇，用力咽了口唾沫，举日向远处望去。显然是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已经走到山下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似乎没有边际的、时起时伏、开满了各种各样野花的草甸子，就像一幅从天上铺下来的织锦。遥远的成行成排的白桦林和杨树林，给它镶上发亮的银白和绿色的边。有一对艳装的男女青年，正紧紧地拥抱着、亲吻着。在那隆起的色彩缤纷的甸子坡上翻滚着、翻滚着。“活见鬼！”连长大喊一声，把那双倩影吓跑了。这是很早以前，他出差到一个单位去时，看的一场外国电影里的一个埋汰镜头。当时，他气得在心里骂起来了：活见鬼，什么玩意！发誓以后不再看外国电影。可现在……莫名其妙。一张健美的泛着淡淡红晕的脸和闪着沉着惊喜的光亮的眼睛，又在甸子的远处浮现出来。“窝囊废！”连长习惯性地扬起拳头，对自己的脑袋威胁了一下，又吃力地想把风纪口解开。没有解开。热极了。

连长终于明白，要把媳妇的影子赶走是办

不到的。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妥协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又接着跟我们说起他媳妇。她上次来，给连队留下很好的印象。她总是不声不响，默默地干活。她走后，连里有好长时间没有吡牙咧嘴的鞋袜、衣裤、被褥。都洗过了，补好了。洗得白，浆得硬，补得牢实。像这样连长没有交待而她做了的事，并不止这一件。比方说，连里那块五光十色的菜地，绝大部分种子就是她带来的。连长甚至不能理解，女人的心怎么会这样细。她是怎样的为这个遥远的边防连队牵肠挂肚啊。她走了，把母性的温厚、善良、绵长细密的柔情留在连队。大家巴望她永远也别走。可她一走却走了这样久。

路变得平缓了，也不那么曲折了。路两边尽是杂乱的水曲柳和灌木丛。幽暗中不时闪出白桦树的白色树干。后来白桦树没有了，又是一片小叶杨林……林子外边是一片辽阔的空间，波光粼粼的水岔子，在半掩半遮的枝叶中间显现出来。已经来到停船的地方。如果顺利的话，船很快就该来了，连长让我们在一段不知何年何月倒在那里的树干上坐下来，自己从附近一个被野火烧过的土墩子上，摘了几颗草

莓子递给我们。这儿的浆果和草莓子，几乎从来没有人采过，都熟透了，发黑了，甜得要命。

水边密密钉着二排树桩子。这是他们连队刚来时钉下去的，为的是停船时系缆绳和搭跳板。木头已经开始在腐烂了。水咕噜咕噜地扑打着它们，把清新的水气和淡淡的朽木的苦味，送到岸上的树丛中来。

边防五连是一个模范连队。

他们在荒无人烟的边陲建设了新的生活，难道不值得把这种生活表现得让任何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也挑不出毛病来吗？娘儿们上连队，是来看新鲜的老百姓，回去，是边防军人的家属，是关于边防哨所如何如何最有权威的发言人。那么，让她们在被大家围住问长问短的时候，跪在石板上挥动棒槌的时候，窝在热炕头纳鞋底的时候，说些什么呢？说边防军驻的地方，尽是杂树丛子、野草棵子，就像野猪窝，或者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不响不亮地说“还好，还可以，就是，就是条件……当然也不算什么”之类吗？不，这是他决不允许的。说得遮遮掩掩，更是耻辱。

当然，他不是不许她们这样说，而是不许她们有这样的话可说。他们的营房，前前后后连一根杂草也没有。到处种满了芳香的花。木栅栏每一根都一样齐，上了发亮的碧绿的漆。他们的营地是花园，营房是洞房。他们有中国第一流的篮球场，比首都体育馆的篮球场差不了多少，顶多是没有镶木地板，他们现在不需要像刚来的时候那样，一二十个人从山腰排到山脚，用脸盆一盆一盆地递二三小时，才能备足全连一天最低限度的用水。他们在山坡上找到了泉眼，砌了蓄水池，装了管道，有了名副其实的自来水。就是冬天，也能洗澡了。他们再也不会常年吃不上新鲜菜，而用盐水泡二两米饭了。他们经营了一大片菜地，有时候收得太多了，还不得不让团里的给养船带走一些来减轻负担。他们还有一个很大很深的地窖，冬天再长，也不发愁。在所有这些之外，连长最为骄傲的，是由他一手设计的晒衣场。毫无疑问，这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心的地方。当然，连长并不是为了打动女人的心才设计这个晒衣场的。

最开始，他们只不过是营房后边的一块

空场上立了几排木桩子，用铁丝拉上了几根平行线。那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地面，可连里的毛头小子们从来没拧干过就往上晾，不等晾好，衣服上滴下来的水，早把地面的泥土溅了一鞋一裤腿。为此，连长决定铺一些拳头大小的石块。石块运来了，花花绿绿，至少有五种以上的颜色。铺的时候，连长突然想到，为啥不能拼些图案呢？当然能。于是拼了一些五角星、菱形、三角形、圆形。突然又有位暂时还无名气的美术家提议，要铺花样的话，可以比这美一百倍。于是，马上把所有的石块撤掉，由他重新在地上画了草图，然后用石块来填充：远处是山，近处是树，中间是潺潺的小溪和饮水的梅花鹿。

啊，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她们吃惊吗？尤其是他的媳妇。三年前她来的时候，这还不过只存在于他朦朦胧胧的梦境里。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她们回去以后。毫不心虚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吗？尤其是这个晒衣场，就很可以说一阵子了。这样的晒衣场，内地有吗？城市里，不管多么高级多么神奇的高楼大厦，总免不了从阳台上，窗口上伸出来挂满了“联合国旗

帜”的竹竿。至于乡下，所谓晒场，只不过是河边的滩地，房子附近的空地。可惜，他们不是诗人，不是作家。要不，她们一定会说：如果祖国的边境线是一条项链，你们连队就是项链上最亮的珠子。

是的，连长希望所有到这个连队来住了一些日子的人，回去以后都说边防连无数的好话。而不要喋喋不休地抱怨说，他们去过的那个鬼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半个月才能收到一次信件和报纸。每年有一半时间成天蚊子、瞎蠓、小咬“三班倒”，咬得人无处藏身。另外一半时间冰天雪地，零下五十多度。战士爬上二三十米高的遥望架，就得不不停地跺脚，一直跺到换岗为止。当天和地都冻僵了的时候，只有这种单调的、急切的“咯咯”声，在空谷发出生命的回响……是的，不要说这些，不必说这些。尽管这是事实。被咬、受冻、忍受寂寞，这是他们责任的一部分。应该说好的，说最好的。这种愿望并不是出于一个连长的虚荣心。在国界那一边，那些站在了望架上五十倍潜望镜后面的人，绝不会说，那是某某连长的连队，而是会说，那是中国的连

队。是的，他们的连队，是代表中国的，是祖国的象征。

不，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吹牛皮，或是喜欢听大话的人。并不是一个热衷于虚伪拙劣地在生活中，把那些阴影部分掩蔽起来，只让别人看到光明的一面，并因此以为世界只是一片光明的人。他当然知道，不论是他们连队、边防团，还是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花园，所有的房子都是洞房，所有地方的气候，都春光明媚。他想起了媳妇到这里来，整个充满艰辛的漫长的旅程……就说她到团部来之前坐的最后一程长途汽车吧，在这个边远地方，这类汽车是这样破旧，显然是从城市运输中淘汰下来的五十年代的遗产。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它哼哼唧唧地喘息着，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一样爬行着。不定什么时候猛烈地“干咳”一阵，嘎然停顿下来。然后是满头大汗的司机唉声叹气地钻到车子底下，然后是满车的人焦急不安地嗡嗡起来，黑脸的关东大汉，吐掉嘴唇上的烟卷头，粗鲁地骂起娘来。是的，生活里有许多明显的暂时还无法改变的困难。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在探亲的路上并不是沐

浴着一路春风。但这有什么呢？这些车厢尽管拥挤、破旧、埋汰，但是，里面装着的不依然是一颗幸福的心吗？

连长蓦然抬起了头。有人喊他。“喂喂喂，喂喂”，像他媳妇的声音，又像新调到给养船上当水手的那个小伙子的声音。都不是。是给养船的汽笛声。“喂喂喂，喂喂”，好像说“别发呆，连长”，“我来啦，连长”。的确，就是这种节奏。这是船上那班捣蛋的家伙故意弄出来的。活见鬼。边防团的家伙，都这么爱恶作剧。

船来啦。张开两只洁白的翅膀，像天鹅一样迎面飞来了。连长站起来，挺直腰，深深地吸足了气，猛然张开了胳膊。他要拥抱它。

泛着淡淡红晕的脸照例没有出现，照例又是缩在船舱里，不到船最后靠了岸，不出来。上次来，就是这样。连长后来曾问过她，为啥到地方不敢露面啊？“不知为啥，突然就害臊了”，她低下头，“千里迢迢的，跑来找男人……”

那一次，站在岸上接她的，是她根本不认识的指导员，她还那么害臊。这一次站在岸上

的。是她丈夫，她当然更不敢露面了。

缆绳在桩子上挽牢了。跳板放稳了。船熄了火。震得耳都发麻的轰轰声骤然消失。又恢复了古老的、原始森林峡谷的寂静。

“你好，连长。”

给养船上有人伸出一只手，“给你带了封信。”

“什么？”

“信。”

熟悉的笔迹。

她没有来。我看见连长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双肩一下塌了下去。我们一起沉默了。连长的样子太让人心疼。生活有时候真会捉弄人。他在人和幸福之间架起一道彩虹。可突然之间又让它中断。

我们无精打彩地回到连队。

谁也提不起精神，打每天傍晚都要打的这场篮球。

裁判的口哨、球员的传呼、场外的喝彩，全成了例行公事。没有拦阻、没有争夺、没有犯规，人们都成了绅士。

“快上啊，快投啊，快发球呀！”连长不

断地竭力鼓动着、催促着。但是人们只是在觉得连长看住了他的时候，才做出一副憋足了劲头的姿态，跳起来，跑几步。场上敌对双方，好像都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设法让球落在连长手上，然后眼巴巴看着他上篮、进球、得分。啊，连长，祝你走运，祝你多进球，祝你高高兴兴。然后是一阵猛烈的，显然有些夸张的，同胜利不相称的欢呼声。然后是连长回过头，莫名其妙地对大家笑一笑。大家也莫名其妙地对他笑一笑。可这算笑吗？双方只不过牵动了一下嘴角，让面部肌肉生硬地变了变形。要是笑是这么难看、这么难受的话，那宁肯八辈子别笑。

连长明白：大家在可怜他。

他感动，又有些恼火。

球只打半场，就结束了。

通讯员悄悄端进一盆水，又悄悄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连长一个人。他把那封判决书似的信拿出来，在桌上展平。

信的内容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去打扰连长。但连长后来还是自己向我透露了一星半点。